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四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孟子解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故錄之

穎濱先生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生

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

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

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

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

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

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賤貴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

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不

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曰夷皆樂天也

齊景公作君且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

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君以君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

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

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

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以求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

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

也安是故心不動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

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然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

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

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



浩然之氣也二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其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何

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忠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

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黜之養勇也
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
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
守約北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
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嚮然為之而吾氣
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
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
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直放而不之求則終
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
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
長也而後獲其直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

孟子卷之八

三

孟子卷之八

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
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
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
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為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
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
泣也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
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僻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
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
道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
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審標之的雖在左右
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為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為仁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象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粢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實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葦結自葦結而後有莞葦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之所安也聖人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三集卷十八

四

方寸之六 此用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與抑亦盜跖之所種與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者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纁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者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

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吝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

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故性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

三蘇文十八

方百七十

六

章

柰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調理也玉振之也者終調理也始調理者智之事也終調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聖何也巧之所

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脯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脯肉之不至曰是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脯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貞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竣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皋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

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蒸蒸又不敢殺何至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且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王親戚君目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王親戚君目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纒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

三蘇文

三十八

八

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

莊子祠堂

東坡先生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園漆吏沒年有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爾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事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程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齋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云

閔子廟

歷山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右諫議大夫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脩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與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嘻信其不可公緩於是

為祠堂且請春秋修其祀事堂成具三獻焉邊豆有列饋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祀堂下無不嗟咨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波瀾不知其深其舟若蔽天之山其帆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憤觸蛟蜃而不懼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遠矣周之衰也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有救之譬若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以為不足為也是以上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之男子而五只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三槐堂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安取策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林其始也若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壞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而考之則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念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

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福祿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道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而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與吾遊始得而聞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底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違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

七百三十五

三才集記十九

三

喜正

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喜雨亭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釜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賓客而告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

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兩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大空大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大悲閣二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辟月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毳目吾頭而毛孔比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

三蘇記十九

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耳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

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又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

二蘇記十九

六百六十一

卷一

五

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口而載於書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與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遊嬉而已心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

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
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焉志守
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